

句末“V上了”结构探究

王 娜

河南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河南焦作, 454000

摘 要: 句末“V上了”的语义类型可以总结为两大类: 一是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 二是表示某个行为动作的开始并持续, 在不同的语义条件下, 该结构内部在动词特征、“上”和“了”的性质、语音形式等方面呈现不同质现象。此外, 新兴构式“也是X上了”的流行使得“上了”前不仅可以搭配动词, 还可以与形容词相结合; 不仅可以是词, 也可以出现短语。

关键词: “V上了”; 结果义; 起始义; 新兴构式

An Exploration of the Sentence-Final Construction “V Shang le”

Wang N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Abstract: The semantic types of the sentence-final construction “V shang le”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one indicating the emergence of a certain result, and the other indicating the initiation and continuation of a certain action. Under different semantic conditions, this construction exhibits heterogeneity in terms of verb features, the nature of “shang” and “le”, and phonological forms. In addition, the prevalence of the emerging construction “ye shi X shang le” has expanded the collocation of “shang le” to include not only verbs but also adjectives, and not only individual words but also phrases.

Keywords: “V shang le”; resultative meaning; ingressive meaning; emerging construction

现代汉语中“V上了”结构常常出现于句子末尾, 用以表达多种含义, 但一直以来, 对于此句式的研究并不多, 相关研究多集中在“V上”结构, 如赵亚丽和赵立军从历时层面分析了“V上”的语义发展阶段, 将“上”的

Received: March 23, 2026

Revised: March 29, 2026

Accepted: April 2, 2026

Published: May 16,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虚化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李思旭和于辉荣将“V上”与“V下”对比起来进行研究，指出“上”与“下”在语法化过程中趋向义、结果义以及时体义的不对称现象，此外还从认知的角度解释了不对称的原因^[2]；郭晓麟讨论了表起始义的“V上”所具有的“意外”之语用义^[3]；常娜从“V上”结构的三种语义类型出发探究其语义体系和认知机制^[4]，此外她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对“V上了”的体貌义（也称起始义）进行了专门研究^[5]，但并未涉及“V上了”的其他语义类型。本文以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为语料来源，重点考察“V上了”结构的语义类型及相关问题。

1. 句末“V上了”的语义类型

关于句末“V上了”的语义类型，我们可先参照“V上”进行说明。常娜将“V上”的语义总结为三大类^[4]：第一类是趋向义，“上”作趋向补语，如“一些往事浮上心头”，我们发现这种趋向义在句末“V上了”中是不存在的（一些往事在心头浮上了*）。因为“上”表趋向时强调动作的方向性，其后的名词点明射体的最终落点，二者共同作为“V”的补语，使句子语义得以完整。若将“V上了”置于句末，则打乱了这种动补结构，此时“上”不表趋向义；第二类是结果义，包括实义的结果义（接触/附着）和虚化的结果义（实现），这种语义在句末“V上了”中同样存在；第三类是起始义，表示动作开始并持续，此类“V上”的语义就是从“V上了”中提取出来的，“上”必须与“了”连用才可表示起始义。通过分析大量的语例，我们发现句末“V上了”涉及到的语义类型一般不会超出后两种情况，因此可以总结为两种语义类型：一是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二是表示某种行为或动作的开始并持续，下面将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具体说明。

1.1. 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

这里的结果义实际上是完成义和实现义的结合体，也有学者认为二者不可混淆，如孙成浩在讨论“V上N了”时指出实现和完成的最大不同在于“实现”是某个动作可以做了，并没有结束；而“完成”指动作已经发生完毕了，不会再持续^[6]。他举的例子是“等爸爸发工资了，我们就看上电视了”和“椅子上刷上油漆了，不要坐”，前者为实现义，“看”的动作或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看”动作的完成结束，“看”还要在很长的时间里实施；而后者的“刷”是指动作的完成。但本文认为不能单纯靠动作的完成情况而将两者的界限严格区分开来，有时也与句子设定的时间参照点有关，如孙文所举的例子“等爸爸发工资了，我们就看上电视了”描述的是未来的情形，实现义是由语境带来的，并非“V上N了”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在特殊语境下完成义和实现义是可以共存的。句末“V上了”的情况即是如此，试比较：

(1) 祖父歇了半晌才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又把眼睛闭上了。

(2) 今儿个早起他出北门，上一个亲戚家里去，在大道上捡了一块花布手巾，里头包着一个元宝。他打开了瞧了一瞧没敢动，又包上了。

(3) 张乐平对教他画第一幅画的启蒙老师，总是念念不忘，近来，这根五十多年的断线终于连接上了。

上述例子中的动作和行为虽然在实行上有时间长短的差异，如“闭上眼睛”是一瞬间的事情，肯定比“包上手巾”来得快，相较之下“连接上与启蒙老师之间的断线”并不是一件易事，因此花费的时间是最长的，但从句子所设定的时间参照点（即现在）来看，上述事件都已完成，其中例（3）因语境“念念不忘”、“终于”而具有了实现义，强调的是“连接上”这一目标的实现，这就说明完成义和实现义并非截然对立的。当然，正如孙文所说，表实现义时动作并不一定结束^[6]，例如：

(4) 等菜做好，我们就能吃上了。

此处的实现义也是由语境“就”“能”带来的，表明“吃”的动作由“未实现”变为“可实现”，从句子设定的时间参照点（菜做好）来看，实现“吃”这一动作时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实施。由此可以看出，实现义与完成义的不同本质并不在于动作是否结束，而在于当前语境中是否存在一个预期目标，若存在，则具有实现义。

无论句末“V上了”是表完成还是实现，在实际使用中，优势认知都会将其转化为“某种结果的出现”，只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完成义代表的结果是一个描述性的状态，如例（1）的“闭上了”和例（2）中“包上了”呈现的就是“眼睛”和“花布手巾”各自的状态性结果；实现义则强调这个结果的出现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达成，如例（3）的“连接上了”需要经过主体的不懈努力，例（4）的“吃上了”需要经过时间的等待。

1.2. 表示某个行为或动作的开始并持续

句末“V上了”还可表示某个行为或动作的开始并持续，此时并不关注结果，整体呈现出一个事件动态展开的过程，但在不同语境下凸显的是该事件的不同进程。从认知学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场景模框”中，可以凸显其中的某些成分和消隐另一些成分，沈家煊曾借用计算机术语，把凸显某些部分称作“开视窗”，当前打开哪一个视窗，也就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哪一个方面^[7]。通过分析语料，我们发现句末“V上了”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语境中提示了行为动作开始的参照点，则此时凸显的是事件发生的起始点，

即“开首视窗”，其后虽然也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并不是句子关注的内容；另一种是语境中没有提示行为动作开始的时间，此时凸显的是“中间视窗”，即事件正在持续进行中，至于在此之前何时开始的则不得而知。试比较：

(5) 2012年，灵芝盆景的市场也持续走低，老韩又盘算上了。

(6) 他在厕所里呕吐，大家慌忙帮他请医生，待医生赶来，他又在排练场唱上了。

上述两例中的“V上了”都表示“开始并持续”，其中例（5）通过特殊的时间点提示了“盘算”这个行为开始的时间，整体侧重于强调以“2012年灵芝盆景市场持续走低”为临界点，老韩产生了一些想法，进入到“盘算”的状态；例（6）没有标记行为开始的时间，因此凸显的是开始之后“正在唱”的状态。需注意的是二者都不涉及事件的终止点。

除了直接标出动作行为开始的时间，也可借助固定结构进行时间上的暗示。例如：

(7) 她爹下晚铲地回来，看见薅了一地谷子，东倒西歪的；眼睛都气红了，一进家门就骂上了。

上述例句通过“一……就”的固定结构表明“骂”这个行为是从“进家门”之后开始的，并有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有时这个结构也会省略，例如：

(8) 戒了五六次，朋友一劝，又吸上了。

此处省略了“就”，原句应为“朋友一劝，就又吸上了”，强调以“朋友之劝”为临界点，从“不吸”进入了“复吸”的状态。

在“V上了”的这一类语义类型中，“上”指向动作行为的起始点，与“了”连用表明该动作行为仍会持续，因此能进入这一类“V上了”中的动词“V”也受到其语义类型的限制，要求具有[+起始][+持续][−终结]的语义特征，即可带持续体标记“着”，还必须带完整体标记“了”且具有起始点，不具备这些要求的动词进入“V上了”之后只有结果义，不能表示开始并持续，如“关”是不可持续的动作，所以“关上了”在任何语境中都只有结果义。

可进入该语义类型的动词除前文例子之外，还有“写、恨、爱、哭、咳、吃、聊、喊、叫、闹、排、忙活、惦记、嚷嚷、哼唧、张罗、准备、宠爱、批评、交谈”等等。

2. 句末“V上了”的内部不同质现象

前文我们分析了句末“V上了”的两种语义类型，而不同的语义类型又导致该结构内部出现不同质的现象。结构中实际上存在两个“上”，一个表示结果义，记为“上1”；另一个表起始义，记为“上2”。通过对“V上了”中“V”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首先可以把不满足[+起始][+持续][一终结]的动词后的“上”判定为“上1”，如“闭上了”、“锁上了”“挂上了”“塞上了”等。

但当一个动词满足上述语义特征时，既可能是“上1”，也有可能是“上2”，这时需要根据有界与无界的对立^[8]作进一步分析。例如：

(9) 在体校走训了两年，她出众的身材条件又被深圳市艺术体操专业队看上了。

(10) 书迷赶紧转身到了外间屋，点上灯，重新把书打开又看上了。

对于结果义来说，“V上1了”是一个完整的事件，具有有界性；对于起始义来说，“V上2了”表示一个延续的状态，是无界的。在例(9)中，中心语“身材条件”受到定语“她”“出众”的修饰，具有很强的有界性，且“被……看上”从认知方面来看本身就是一个达成事件，因此只能与同样有界的“上1”相融，以使整个结构的界性相匹配。这也体现了受事同现准则，即出现在话题或主语位置上的受事在话语中往往是有所指的，因而是有界的；例(10)中“又”暗示了从前一个“看”到后一个“看”的转换，转换点之前是有界的，只是它开启了一个无界的状态，“看上了”并没有成为一个事件，仅表示“看”这种状态的开始并持续，因而是无界的“上2”，它与有界性否定词“没”的语义冲突也可以佐证：如果用“没”来否定（没看上），此时否定的并不是原句想要表达的内容。

由于“上”的用法不同，与之相配的“了”的功能也会有所差异。由于“了”出现在句末，所以无论“V上1了”还是“V上2了”，其中“了”都具有语气词的用法，但相较之下，“V上1了”中的“了”更侧重于动态助词，指向前面的“V上”，确认结果的实现；“V上2了”中的“了”则更侧重于体标记，与“上2”的结合十分紧密，共同表示状态的开始并持续。例如：

(11) 工作一向不积极的民兵刘圪塔，经过这两次选拔模范，积极起来，此次评选中被选上/了。

(12) 鹏振拿出烟盒，让姑娘取了一根烟，又欠了身子将那按机自来火盒子亮了火，点着烟，她倒自由自在地抽/上了。

例(11)中“选上了”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上1”表明“选”的结果，即“选为了模范代表”，“了”确认这种结果的实现，其中“上”需重读，且“V上”与“了”之间有所停顿；例(12)中“抽上了”表示抽烟这种行为地开始并持续，“上2”必须与“了”共现才能表达起始义，此时“上了”连读且“上”的读音发生轻化。

3. 句末“V上了”的发展

有时形容词也可与“上2了”搭配出现在句末，此时形容词需具有[+动态][+变化]的语义特征，其所指有一个随时间展开的渐变过程，不能是突发性的，例如：

(13) 没想到这一次，短短的一下午，她就和游戏上的那男孩好上了。

(14) 以前内伤的经历告诉我，又来了！她又倔上了！

(15) 老婆麻溜起身下地，屁股一拧一拧地忙上了。

通过分析上述例句可以发现，虽然出现在“上了”前的为形容词“好”、“倔”“忙”，但其受到后面“上了”的影响，已经被动词化，在句子中仍然可以理解为某个行为或动作的开始并持续：例(13)中“好”可以理解为谈恋爱或在一起；例(14)中“倔”意为固执己见；例(15)中“忙”意为忙活或干活。因此这类形容词与“上了”的搭配，本质上依然是“V上了”，且传统语料中与形容词搭配的语例很少。

通过检索网络语料，我们发现在互联网语境下，句末“V上了”结构产生了一些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也是X上了”这一新兴构式中，此时“上了”前搭配的词语虽然仍以动词为主，但形容词出现的频率增加，且不能再被理解为动词。在这一语境下，“上了”有时甚至还可与名词搭配，“V上了”结构整体表达的是一种动态意义，而名词不具有这种意义，一般不能进入此结构中，因此能进入的名词在语义上都暗含着描写性。例如：

(16) 第一次一个人上高速，也是勇敢上了。（微博）

(17) 连续去健身房打卡一个月，我也是健康上了。（微信公众号）

(18) 今天穿了以前从来没穿过的裙子，也是淑女上了！（微博）

例(16)(17)中“勇敢”“健康”都为形容词,与“上了”搭配表示开始进入到某种状态中,此时形容词不能转化为某种具体行为或动作,而是代表它自身所具有的描述性特征;例(18)中“淑女”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只收录了名词的用法,一般来说,名词多表示指称,但当它进入“V上了”结构后,整体结构的压制使得其指称作用消失,“温柔、美好”等描写性语义显现出来,被当作形容词来用,临时具有修饰的功能。

在传统“V上了”结构中,“V”一般只能是词,但在“也是X上了”构式中,不仅可以是词,还可以是短语。例如:

(19) 《哪吒2》即将在大年初一上映,也是狠狠期待上了!(微博)

(20) 双十一怒花五百元,也是报复性消费上了!(小红书)

(21) 生日也是红红火火上了,真热闹!(微博)

例(19)(20)为动词性短语,“狠狠期待上了”表明说话人开始并持续进行“期待”这一心理行为,“狠狠”强调“期待”的程度,“报复性消费上了”表结果义,“上”表明“报复性消费”的结果是“花了五百元”,“了”确认这一结果的实现;例(21)为形容词短语,“红红火火上了”表明“我”的生日居然开始热闹起来了,表达说话人对这一现象的欣慰。

4.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句末“V上了”结构的语义类型,发现在不同语义条件下,其内部结构呈现出不同质现象:当句末“V上了”表示某种结果的出现时,“上”表示的是结果义,“了”侧重于动态助词,其中“上”需要重读,且“V上”与“了”之间有所停顿;当表示某个行为动作的开始并持续时,“上”表起始义,“了”则更侧重于体标记,此时“上了”需连读且“上”的读音发生轻化。在互联网语境下,句末“V上了”结构还产生了一些新的发展:新兴构式“也是X上了”的出现使得“上了”前不仅可以搭配动词,还可以与形容词相结合;不仅可以是词,也可以出现短语。此外,碍于本文篇幅,仍存在一些相关问题尚未解决,例如为什么与形容词搭配的一般都是“上2了”,表开始并持续?互联网语境下的新发展是否会促使“V上了”结构的语义发生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赵亚丽,赵立军.古代汉语“V+上”格式的演变[J].长春大学学报,2010,20(05):37-38.

[2] 李思旭,于辉荣.从共时语法化看“V上”与“V下”不对称的实质[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02):64-72.

- [3] 郭晓麟.意外:起始义“V上”的语用意义[J].汉语学习,2018,(04):13-20.
- [4] 常娜.“V上”结构的语义体系及认知机制[J].汉语学习,2016,(05):30-38.
- [5] 常娜.体貌义构式“V上了”研究[J].汉语学习,2015,(03):60-68.
- [6] 孙成浩.“V上N了”结构语义类型分析[J].文学教育(中),2011,(06):111.
- [7] 刘丹青.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12-15.
- [8] 沈家焯.“有界”与“无界”[J].中国语文,1995,(05):367-380.